1961年就嫁来这里，衣服是自己去剪布自己缝的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没鞋，想去买一双解放鞋子要排队，人山人海，买一双鞋穿了一辈子，直到儿女长大了才有鞋穿。以前鞋子都舍不得穿，去参加人家酒席，就跟其他借来衣服鞋子，衣服我都没有一件穿。早日，去看年例，我没有阿奶，就向人家借鞋子穿，鞋子都是自己做的，用一块烂布，一块门板，用浆糊把烂布和板粘在一起，盖了两三层，鞋面也是布的，你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，大多是黑色。向人家借鞋子，好心的就借你，然后背着鞋子光了脚去人家门前，洗干净脚再穿鞋子进去。去了回家，快快把鞋子洗干净还给人家，现在也是，结婚时候的一把伞到现在还在，都不舍得用，新衣服穿回家立马脱下来，又穿回旧的烂的的衣服，补了又补，除干活的时候裤子折起来的那一部分，其它的补了又补，十几层都有，不像现在还没烂就不要了。

早日是穿了黄麻衣服，做黄麻衣服很多工程，早上下田干活，晚上做麻。

第二年四月我生下我的大女儿，六月,家婆就把我分家了，我的家公六月死，她六月就分家，其实是不能分家的，家公死了当晚她就不煮我的饭了，就要我自己煮饭来吃。和村里人借了米来做饭，生产队也发了一些。

那时候吃“饭硬头”，是由一些小藤长出去，叶子是尖尖的，挖出来是一大推薯仔，把皮刨去，切碎，然后锥成粉状，用石磨磨，再用豆腐袋子搅，然后放水去煮，成膏状就可以吃了。

生产队的时候，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去砍柴，回来再开工干活，迟到也要扣公分，你以前的阿婆就背着你阿爸，这也是扣公分的，你阿祖有没帮忙照顾，背你阿爸去铲草坪，铲草烧掉来做种番薯的肥料，

公分：女做到9.98为最高，要评公分级，那时要做够几百几千分才，

做水泥每天8毛多钱，但每天也要交8毛钱给生产队。

30斤谷一个人，

放一点米去煮一锅水水，煮得黑黑的。

那时候渣到死，毛主席那时候真的很紧，那时候下水稻搞个什么蚂蚁出洞，双龙出海，插一排密密麻麻的，插一排稀稀拉拉的，插到死也插不了一亩田。那时候毛主席这样领导。

做到没有稻谷。

插田也要注意，不合规格就要被批斗，

三间醒来夜色先，习习分工吹窗前，叫哥早起挑肥粪，清早阴凉好插田。

58~62之间有下过雪~

挑水库~三更半夜挑砖去西江炼铁~长江炼铁厂~

插田~坐在插秧船，半夜去~插田又快又自然~白天插~夜晚插~

插甘密一天能插多少田~一条生产队一天都没有插到一块田~

有成立一小队，专门是在晚上来通知人去去干活，如果不去，就敲烂你的门~然后拉出来剃头~剃一个十字路~

我六公祖去耕一块地来种菜，就说你搞私人~不能搞~又被拉去来会批斗，年轻人犁田使牛使得快~又被批斗~不知道批多少次~有说他使死牛~又批斗~

生小孩：有专门接生的，我生我大女和我小儿子的时候就请了接生婆，后来有三个是我自己要的，其中有两个不要的，还有一个不要的，被接生婆浸死了，生了六个，有五个女儿，我要去结扎，我如果不去，生产队不记公分，发通知来叫你去开会，通知去结扎，我们生产队就有8个去公社，要7天才会来。

这是兄妹唱的一首歌

阿妹说话不虚嫌，共妹挑粪早插田，妹行一步该一步，好像花开并大连，束起腰带二三重，圈起衣袖落田中。左手拿秧，右手插，勤劳生产，多做工，低头插田就背脱落，你插一坡我一坡，妹你插来哥更快，不比阿妹来胜哥。我插了一程又一程，

你插和位太多，田边插秧规格多，为何田里插甘疏。好多心事妹不知，阿哥不是大番薯，内疏外密工作快，主任也能查的知。主任不是黑眼睛，细心检查甘知情，扣了公分不足笑，社员会上受批评，批评那时才改正，阿妹何必甘心惊，

以前都夜校，有个妇人，人人都说她是文盲人，有一首歌是这样的，环城乡里，梁玉珍，她就不服，‘如果一字都不懂，拿起笔来重千斤’。他老公写信回去给她，她不会读，‘

丈夫写信返家庭，手拿书信看不明, 村头村尾找人读，惨过核子木室鸣’。之后社里开设文化班，她就去读书，才认得字。‘社里开设文化班’玉珍学习就不太难，半月识字近千给个，男写书信笑开颜’

旧时，童养媳，

旧时社会罪恶深，封建婚姻害死人，年更书帖成六礼，媒人嗦摆就成亲。我们夫妻不和乐，时常打骂要离婚，盐油破壳····拳打脚踢不要人，有时受苦挨不过，投河割劲凉命根。在家使唤做奴阜，艰难苦楚无返身，人民解放好翻身，封建毒害要除根，男婚女嫁凭志愿，大家实行新婚姻，女儿十八男二十，政府登记即成亲，双方夫妻又尊敬，心田气愿

笑盈盈。

鸡公尾弯弯，做人媳妇甚艰难，几早起来人嫌暗，冻水烫鸡实为难，蒲瓜切丝不为丝，家婆口恶谁人知，我在身旁激到死，你去书房点得知。

有一条参军的歌曲

~阿娘~你无使忧~无使愁~我去参军抓贼头~将来抓到那个蒋介石~我回家身先正报仇~

子啊~我知你讲来真正好~我未知做到无做到~那时候台湾没解放~现在台湾解放了

~想到台湾未解放，未知何日搭岸船~

~我去参军娘在家，我木时心里磨衣麻~~~

~我娘就楸心~~我即刻去烫鸡~~~临近冲锋都不怕~抓住将匪请安心~我娘今年43，无田无地点样嫁~谷种牛迹亦都没有~

朝几讲来亦无忧~亦有田地来耕种~亦有番薯共芋头~~

22岁就嫁来这里，第二年四月我生下我的大女儿，六月,家婆就把我分家了，我的家公六月死，她六月就分家，其实是不能分家的，家公死了当晚她就不煮我的饭了，就要我自己煮饭来吃。和村里人借了米来做饭，生产队也发了一些。

我是没阿奶教，老豆理，所以我就很野蛮，你欺负我我就蛮，老豆没教，一天到晚去干活换来的一桶米，若不去，今晚就有饭吃。有时候连一抓米都没有，早时，干活要做一天一夜才只有三升稻米，摘一把番薯叶回来就是一顿，

饭硬头，由一些小藤长出去，叶子是尖尖的，挖出来是一大推薯仔，把皮刨去，切碎，然后锥成粉状，用石磨磨，再用豆腐袋子搅，然后放水去煮，成膏状就可以吃了。

衣服是自己去剪布自己缝的，我结婚的时候，没鞋，想去买一双解放鞋子要排队，人山人海，买一双鞋穿了一辈子，直到儿女长大了才有鞋穿。以前鞋子都舍不得穿，去参加人家酒席，就跟其他借来衣服鞋子，衣服我都没有一件穿，

早日，去看年例，我没有阿奶，就向人家借鞋子穿，鞋子都是自己做的，用一块烂布，一块门板，用浆糊把烂布和板粘在一起，盖了两三层，鞋面也是布的，你想要什么颜色都可以，大多是黑色。向人家借鞋子，好心的就借你，然后背着鞋子光了脚去人家门前，洗干净脚再穿鞋子进去。去了回家，快快把鞋子洗干净还给人家，现在也是，结婚时候的一把伞到现在还在，都不舍得用，新衣服穿回家立马脱下来，又穿回旧的烂的的衣服，补了又补，除干活的时候裤子折起来的那一部分，其它的补了又补，十几层都有，不像现在还没烂就不要了。

早日是穿了黄麻衣服，做黄麻衣服很多工程，早上下田干活，晚上做麻。

生产队的时候，每天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去砍柴，回来再开工干活，迟到也要扣公分，你以前的阿婆就背着你阿爸，这也是扣公分的，你阿祖有没帮忙照顾，背你阿爸去铲草坪，铲草烧掉来做种番薯的肥料，

公分：女做到9.98为最高，要评公分级，那时要做够几百几千分才，

做水泥每天8毛多钱，但每天也要交8毛钱给生产队。

30斤谷一个人，

放一点米去煮一锅水水，煮得黑黑的。

那时候渣到死，毛主席那时候真的很紧，那时候下水稻搞个什么蚂蚁出洞，双龙出海，插一排密密麻麻的，插一排稀稀拉拉的，插到死也插不了一亩田。那时候毛主席这样领导。

做到没有稻谷。

插田也要注意，不合规格就要被批斗，

三间醒来夜色先，习习分工吹窗前，叫哥早起挑肥粪，清早阴凉好插田，

这是兄妹唱的一首歌

阿妹说话不虚嫌，共妹挑粪早插田，妹行一步该一步，好像花开并大连，束起腰带二三重，圈起衣袖落田中。左手拿秧，右手插，勤劳生产，多做工，低头插田就背脱落，你插一坡我一坡，妹你插来哥更快，不比阿妹来胜哥。我插了一程又一程，

你插和位太多，田边插秧规格多，为何田里插甘疏。好多心事妹不知，阿哥不是大番薯，内疏外密工作快，主任也能查的知。主任不是黑眼睛，细心检查甘知情，扣了公分不足笑，社员会上受批评，批评那时才改正，阿妹何必甘心惊，

公社化那时候最惨，还是毛主席领导，公社化那时候饿死人，吃什么猪料粥，

你的五公祖，代贤，早日去大队食猪料粥，没东西吃，人就软软的，在饭堂开饭的时候，每人二两米，饭堂就帮你煮好，拿个小锅去装米汤水，一个碗装饭。

以前都夜校，有个妇人，人人都说她是文盲人，有一首歌是这样的，环城乡里，梁玉珍，她就不服，‘如果一字都不懂，拿起笔来重千斤’。他老公写信回去给她，她不会读，‘

丈夫写信返家庭，手拿书信看不明, 村头村尾找人读，惨过核子木室鸣’

之后社里开设文化班，她就去读书，才认得字。‘社里开设文化班’玉珍学习就不太难，半月识字近千给个，男写书信笑开颜’

旧时，童养媳，

旧时社会罪恶深，封建婚姻害死人，年更书帖成六礼，媒人嗦摆就成亲。我们夫妻不和乐，时常打骂要离婚，盐油破壳····拳打脚踢不要人，有时受苦挨不过，投河割劲凉命根。在家使唤做奴阜，艰难苦楚无返身，人民解放好翻身，封建毒害要除根，男婚女嫁凭志愿，大家实行新婚姻，女儿十八男二十，政府登记即成亲，双方夫妻又尊敬，心田气愿

笑盈盈。

鸡公尾弯弯，做人媳妇甚艰难，几早起来人嫌暗，冻水烫鸡实为难，蒲瓜切丝不为丝，家婆口恶谁人知，我在身旁激到死，你去书房点得知。

有一条参军的歌曲

~阿娘~你无使忧~无使愁~我去参军抓贼头~将来抓到那个蒋介石~我回家身先正报仇~

子啊~我知你讲来真正好~我未知做到无做到~那时候台湾没解放~现在台湾解放了

~想到台湾未解放，未知何日搭岸船~

~我去参军娘在家，我木时心里磨衣麻~~~

~我娘就楸心~~我即刻去烫鸡~~~临近冲锋都不怕~抓住将匪请安心~我娘今年43，无田无地点样嫁~谷种牛迹亦都没有~

朝几讲来亦无忧~亦有田地来耕种~亦有番薯共芋头~~

阿娘~你无使忧~无使愁~农村一侓起洋楼~（那时候讲得话，现在都做到，农村现在都起洋楼，到处都有工艺厂）到处有的工艺厂~无使穿着黄麻头~耕田最怕大旱田~人工道水就流田~天旱之前打一炮~我耕田落水满载田~（早日人家就说往天打炮就下雨）~犁耙有用就拖拉机~播种知时仰飞机~收割无使人到手~还有化学来施肥~（全部都做到了）大路排来有高低~行起路来几难为~将来有车通到你大门口~一声车来送你回归~

全部都做到了，早日有车通到你大门口，这首歌全部都做到了~早日刚解放时唱的~唱到就做到~~

58~62之间有下过雪~

挑水库~三更半夜挑砖去西江炼铁~长江炼铁厂~

插田~坐在插秧船，半夜去~插田又快又自然~白天插~夜晚插~

插甘密一天能插多少田~一条生产队一天都没有插到一块田~

有成立一小队，专门是在晚上来通知人去去干活，如果不去，就敲烂你的门~然后拉出来剃头~剃一个十字路~

老了~夜间又没火~不像现在有灯有火~

我六公祖去耕一块地来种菜，就说你搞私人~不能搞~又被拉去来会批斗，年轻人犁田使牛使得快~又被批斗~不知道批多少次~有说他使死牛~又批斗~

生产队：山歌唱来句句清，辅助合作组织成，在家勤劳保生产，公家依时来完成，要把生产步步升，就要技术学到明。

主任社员来选定，支部挑我到高城。来到县户心安定，安心无忌我家庭，遵守铁序细心听，坚心一致听分明，学好各种新技术，无对主任说对清。社员过去真高兴，年年增产步步升，

病，挖山早药，

生小孩：有专门接生的，我生我大女和我小儿子的时候就请了接生婆，后来有三个是我自己要的，其中有两个不要的，还有一个不要的，被接生婆浸死了，生了六个，有五个女儿，我要去结扎，我如果不去，生产队不记公分，发通知来叫你去开会，通知去结扎，我们生产队就有8个去公社，要7天才会来。